■ 越来越多上海出租车驾驶员加入“的士雷锋车队”
本版照片由上海的士雷锋车队提供

这辆的士叫“雷锋”

本报记者 **王文佳**

3月是一年一度的学雷锋月，有人把学雷锋当成眼前的花活儿，有人却日复一日都在实践——上海的士雷锋车队的近百名的哥的姐就是如此。

医院、残联、养老院，外滩、豫园，他们的身影出现在上海每一个角落。看见老弱病残主动停车，发现有困难的乘客主动减免车费。放弃休息，放弃营运，他们立志成为上海的流动名片，永远冲在帮困救难第一线。他们做好事不留名，只说我们是“上海的士雷锋车”。

雷锋的老连长虞仁昌亲自来看望过他们，握着优秀队员的手，老连长的声音有些颤抖：“像你们这样学雷锋的人社会上已经不多了，我今年83岁，还想多活几年，看你们做出更大的成绩来！”

爱心接力赛

3月18日早上6时45分，雷锋车队队员周小二把车停在了西营路上，等待他今天的第一名乘客。约的时间是7时，周小二提早了些，“耽误点时间不要紧，重要的是别耽误了治疗。”在曙光医院做血透治疗，这名乘客每周二、周四都要往返一次医院，而接送他的任务雷锋车队全包了。

车队队员们甚至不知道病人该怎么称呼，但几十个人排班，从没有一个迟到。“害怕误事，前一天晚上都睡不好觉。早上出门，不敢做生意，第一件事就是赶到他家门口。”大众的姐施美花说，她家开过去有20多公里路。

这在队里还不算远的，海博雷锋车队队长吴文根家住松江新桥，不仅是接送这名乘客，每一个安排在市中心的活儿他赶过来都有几十公里的路，可是大大小小都参加，休息天他开着私家车也要到现场，几乎没有落下过。

领带褪了色，破了洞，早该换了，吴文根却一直舍不得。他说，戴着领带、系上安全带这是的哥形象，提供优质、热情、周到的服务，这是城市形象，至于领带是不是漂亮，那不是最要紧的。每个月赚不了多少钱，能省一点是一点。

雷锋车队的队员都是这样，对自己吝啬，对乘客却大方。在路上看到扬招的老弱病残立即停车，如果还有客人，就呼叫附近的雷锋司机，下客之后还会绕回来看看老人走了没；对家庭困难的乘客他们分文不取，下车开门，抱上车甚至抱上楼，不说免去的车费，花费的时间用来跑活儿不知能买多少条领带了。

赚的钱少了，学雷锋的劲头却不减，接送血透病人的排班表已经排到了5月之后了。爱心接力当然不只这一个，不光总队，每个小分队的学雷锋活动也是你追我赶，强生今天做了三件好人好事，大众明天就做四件。“别的队说，你们也太厉害了吧！”施美花得意地说。

就图个踏实

3月4日上午11时30分的政衷路比起往日热闹了许多，20多辆的士一字排开，上海的士雷锋车队的大旗高高飘扬。刚刚降温的上海，清冽的冷风中夹杂着烟草的味道，34位的哥在路边热络地交流最近做的好人好事，不看资历，不分公司，在这，他们只有一个身份：上海的士雷锋车队队员。

集合之后，三十多辆出租车鱼贯而出，统一开到长海医院免费接送有困难的患者，赶在学雷锋日之前把学雷锋的风尚传播出去。“今天当班司机全部到位，很多轮休的队员也赶到现场。”上海的士雷锋车队总队长陈卫明说，从宝山、松江过来的也有，都想来帮帮忙。

■ 在路上看到需要帮助的人，雷锋车队的哥会主动上前

12时30分，记者坐上了一辆强生雷锋车，乘客是位听力障碍的老人，我只能用文字告诉他“这是雷锋车，不收费”。老人连忙摆手，要来我的采访本，一字一句写下了这样的话：

“应该收钱，不用客气，谢谢你们雷锋的精神。”“我第一次遇到这位汽车同志（雷锋车），非常热情，我被感动了。”

临下车时，我问他怎么称呼，他不是在本子上写下自己的姓，而是直接掏出了残疾人证，那一刻，他放下了所有的戒备。

司机沈球给老人开了门，将他扶下车，虽然加入雷锋车队不到半年，但这一组动作，沈球已经十分娴熟。他说这么做也不图啥，就是开心，心里踏实，“希望我老的时候也有人帮我”。

沈球平时并没有听广播的习惯，但是每天中午12时，他都会准时打开交通台，收听一档叫“帮你忙”的电台节目，很多人在节目中电话求助，能帮的他第一时间就会打电话过去。学雷锋，早已成了习惯。

让“轮椅”上车

从中午开始的活动，很多的哥一直到下午两点才吃上饭。简单吃过中饭，我又跳上了另一辆银建雷锋车，的哥张旭东上午第一个到政衷路集合，这会儿，他还要驱车15公里赶到开元骨科医院接另一名特殊乘客黄吉人。

双下肢重度残疾的黄吉人平时以轮椅代步，路边扬招对她来说如一场噩梦。上下车的时间长，有时还需要司机的帮忙，赚钱不多又费力费神，因此看到老弱病残几乎没有车愿意停。“如果推着轮椅到路边打车，100%没有车停。只能是我躲在边上，让健全人打到车后再来带我。”黄吉人说。类似的煎熬，每个残疾人、老人可能都经历过。“我是全国自强模范，这牌子平常从来不挂，打车才拿出来”，可基本上无济于事，在路边等个半小时是常事，“有活动出门我都怵得慌”。

后来经过朋友介绍，黄吉人认识了陈卫明，陈队长对她的困难很上心。“第一次找他帮忙是2月9日晚上，我去上海教育电视台领奖，找得比较急，陈队不知道我有几个人，自己开车过来不说，还找了另一个司机一起。”黄吉人非常感动，她说，雷锋车队做的是大好事。用另一个盲人乘客冰雪的话说：“你们雷锋车队就是我们的眼睛。”

黄吉人想尽量不给雷锋车队添麻烦，车费照付，特别困难的时候才要车。陈队长送了她一个雷锋车队的徽章，她一直放在口袋里，“其实我本来想戴上的，但是觉得我又不是的哥。”黄吉人回过头来笑了，笑得特别甜。

一个人的除夕

大年夜晚上11点敲过，大众的哥徐益平在彭浦新村附近的加油站伸了个懒腰，油已加满，车已洗净，交班后他就可以回家了。年夜饭虽然没吃上，赶上零点的钟声给家人一个拥抱，这个除夕也算不错。就在此时，出租车上的“微蜜”发出了紧急呼叫，贵州雷锋车队葛队长来上海过年，却被困在源深体育中心门口打不到车，“谁在附近吗？”微蜜中传来的声音有些急迫。

紧接着，微信也开始震动，同样的呼叫，但是，没有人在附近，一个都没有。徐益平开始有些心焦：大年夜，外面又下着小雨，路上的司机基本都已收工，这位陌生人可能连雨具都没有。付完了油费，他在微信群中简单回了两个字“我去”，然后踩下了油门。

赶到目的地单程近20公里，接到人只送了不到3公里，葛队长要付钱，徐益平坚决不收，葛队长反复道谢，徐益平只说：“您也是雷锋，也谢谢您。”

赶路、加油、洗车，回到家已经年初一凌晨一点多了，家人都已进入梦乡，他用一个人的除夕换来了远处一家人的团聚。

在队里，徐益平有个绰号叫“小苹果”，他错过了春晚上和他同名的那段歌舞表演，但在其他雷锋队员的眼中，他在那晚的行为却远比登上春晚了不起得多。

从去年4月26日成立至今，不到一年时间，上海的士雷锋车队已经从一个18人的散兵班，壮大成了一个连的规模，成员近百人，还分支成了强生、大众、海博、银建四支雷锋车队。除了本公司核心骨干，大多司机互相都叫不出名字，他们只知道，他和我一样，叫雷锋。

贴钱做公益

张旭东给记者算了一笔账，每个月份子钱就要交5300元，再加上油费、洗车费，“每天跑700元才能保本。”学雷锋就意味着可能要亏钱做生意。但是知道有雷锋车队，他还是第一时间加入了。“金钱又不是第一位的。”张旭东说自己做的还只是皮毛，陈队才真的了不起。

他口中的陈队，就是雷锋车队总队长陈卫明，也是他的搭班，每个月营业额他看得最清楚，“上个月没赚什么钱，还从家里拿了3200元交份子钱。”

和陈卫明接触多次，这些困难他只字未提。再向他求证，他只是笑笑：“难免的，作为一个创建者，要传承雷锋精神，传递正能量，必须花费多一点的运营和休息时间去打理相关事宜。”陈卫明今年已经55岁了，爱人身体不好常年在家休养，他要赚钱养家还要收拾家务、照顾妻女，再加上队里大小事务，每天只能睡两个多小时。

“我不希望我的队员因为学雷锋成为穷光蛋，所以我能做的不会让队员去做。”陈卫明的话简单，却透着力量。这位一年级开始学雷锋，18岁入伍，1980年入党的老党员称自己学雷锋的行为是“痴心不改”。

当然，让他们坚持下去的不只是“痴心”，还有社会的积极反馈，大众的哥黄煜永远都不会忘记，年前一位老者下车后那一个深深的鞠躬，“那一刻，我觉得眼眶都湿润了。”黄煜说，自己做雷锋队员，从来也没想过要什么回报，但是有这样的理解和感恩，他感到欣慰和幸福。

重重困难下难免有坚持不下去的司机，有退出的，但更多的是加入者。陈卫明满怀感恩：“我真的希望我们出租车司机，通过自身的努力，在自己平凡的驾驶生涯中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，得到社会的认可与尊重，无愧为一名出租车司机！”

记者手记

见人之美

接触一天有余，被雷锋车队的哥的姐的朴实所打动，每个人说的都是别人的故事，小苹果、陈队长，几乎每一个被我记录下的故事第一信源都是其他人；上海的士雷锋车队副队长周兵、强生车队队长倪忠洲，大众车队队长季鹏飞，这些名字在我的采访本上一晃而过，因为他们总是说，“你去问问其他人吧，他们才值得被表扬”。在队员们看来，做这些并没什么值得炫耀的地方。去接黄吉人的路上，车窗外晃过一块学雷锋的宣传牌，陈卫明激动地让我们一起看，看得出，他眼里写满了自豪。

出租驾驶生涯或许平凡，但善于发现他人之美，续走雷锋路，并将这种美扩大到整个社会，那才是真正的正能量。